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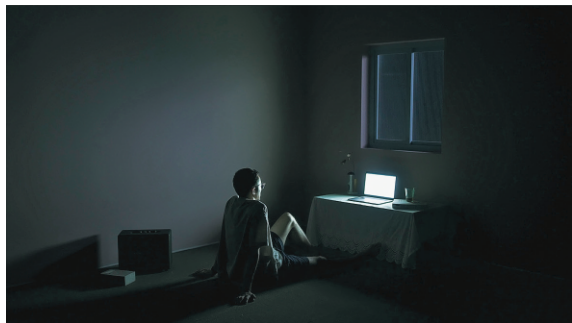
屏前帳裏「沉默呼吸」 記錄反思疫下灰暗

吸——透過口罩的空氣略帶潮濕，穿過鼻腔、流入肺部，或會引起一陣咳嗽，再引來一眾擔憂眼光；呼——空氣穿過口罩的縫隙，在眼鏡上結成水霧，讓眼前世界變得朦朧。隔着口罩，看不清面容的那3年，彼此間彷彿也失去對話的欲望。沉默中對望，只能想像口罩之下被勒出紅痕的臉。

藝術家將疫情時的感受化作「沉默的呼吸」，他說，用藝術回應時代，或許不直接、不有效，但「那些創傷，甚至有些灰暗的時期」，需要被反思、被討論、被記錄。

疫下城變人亦變 盼觀者憶「怎面對」

展覽中大部分裝置、攝影作品都創作自疫情時



Light Me#210902 (圖) 為《Light Me》系列其中一幅，陳維希望引發觀眾思考：如何面對電子屏幕，又如何透過屏幕回望現實。（刺點畫廊及藝術家提供）

期。但在藝術家陳維的回憶中，展覽與疫情一樣，來得不似預期——觀察到「城市建設慢慢變緩，城市中心主義不再那麼強烈，逐漸有人離開大城市去到鄉村」，陳維原本計劃在2020年，為開始於2013年、討論經濟衰退下城市景象的《新城》系列創作畫下句號。卻未曾想遇到新冠，「整個城市都停住了」。這一停，就是3年，他發現「對城市發展歷史而言，這3年與以往時間不太相同」。從空間上看，因疫情而產生的各類隔離措施，「讓城市在結構上被限制、被重新改造」；城市中人們的狀態也因此改變，展覽因此誕生。通過展覽，陳維希望令觀者回憶起當時的心理狀態：「我們如何在這樣的城市中生活，又要怎樣面對它？」

憶起當時的心理狀態，陳維首先想到的是沉默。「從疫情到後疫情時期，大家變得愈來愈沉默，公眾討論的環境也愈來愈窄」。他將這種沉默乃至失語的狀態，放在作品《Light Me》系列中。走入展覽，見到3個電子屏幕，屏幕中是3個與電子屏幕對望的人，他們被屏幕泛起的白光照亮，看不清面容，只有模糊的身體輪廓，顯示着孤獨的存在。陳維解讀，互聯網的出現，讓人們不用面對面亦可以「看似非常close」，因此「減少了很多面對面的機會」。疫情出現後，物理空間的隔離將孤獨感放大，連互聯網上的討論空間也在減少，「在『不沉默便是站隊』的公共環境中，人們不敢去講、不想去講」。因此，作品中

的人看不清臉，只有屏幕，「人彷彿要從物理的世界，逃離到更扁平的世界」。

個體集體互相影響 晦澀感知帶進藝術

還可以逃去哪裏？在展覽同名作品《沉默的呼吸》中，一個人獨坐在被黃色膠膜包裹的封閉空間內，四周是無盡的黑暗，與瀰漫在黑暗中的孤獨。陳維解釋，自己有幽閉恐懼，在封閉的黑暗環境中會感到呼吸困難，但這種個體感受在創作過程中慢慢「變得不是那麼重要」，因為「大家或許都有同樣的感受。在看到各種新聞、與人交流時，你會逐漸感覺到一種集體的情緒」。大時代下，個體感受在集體情緒中得到共鳴，集體情緒又反作用於個體情緒，一種黑暗變成萬種黑暗，一人的孤獨變成眾人的沉默。

疫情時互聯網上流行着一句話：「The world is sinking 世界在下沉。」陳維說，他也在下沉，「或者說在那樣的環境下，每個人都在下沉」。在他眼中，藝術中總是攜帶大量個體經驗與個人情緒，「這些個人感知其實很晦澀、很私密」。用藝術記錄公共事件，或會產生許多情感共鳴，但「沒有那麼直接、沒有那麼有效」，最有效的還是打破沉默，「寫一篇文章、發表一些意見，或是發表一篇新聞」。儘管如此，陳維依舊認為「藝術的存在很重要，因為公共輿論能涵蓋的部分始終有限」，總有一些「不可說」，留待藝術解讀。



作品《沉默的呼吸》(圖)中，黃色膠膜與獨坐的人，營造出孤獨的氛圍。

(刺點畫廊及藝術家提供)



陳維：沉默的呼吸
日期：即日起至4月12日
時間：上午10:30至晚上6:30
地點：黃竹坑道28號
保濟工業大廈15樓
刺點畫廊
詳情：bit.ly/41xKqSf